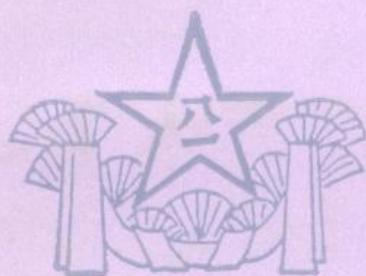


陶勇将军传

崔向华 陈大鹏著



解放军出版社

陶 勇 将 军 传

崔向华 陈大鹏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陶勇将军传
崔向华 陈大鹏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07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ISBN 7—5065—1027—8/K·90

定价：5.80元

勇陶將戰

李先念



陶 勇

出版说明

这套《中共军事人物》丛书，以传记文学体裁，用文史结合手法，反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过杰出贡献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高级将领的军事生涯和主要业绩。拟出一百部。这是一套事迹真实生动，史料丰富珍贵，为中外读者认识、了解和研究中共军事人物而出版的大型长篇传记文学丛书。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和文学价值。

列入丛书的人物包括：中共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著名军事领导人；建国后授予上将以上军衔的部分将领；在某些方面为军队建设作出过杰出贡献或有特殊经历的军事人物。一个人物出一部。在写作上，力求实事求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成长过程。读者可依据传主走过的足迹，探求军事人物在事业上成功的奥秘和人生真谛，了解他们的军事成就，研究他们的指挥艺术。

这套丛书涉及的一些事件年代久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难免疏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为出好这套丛书，深望著作界和党史、军史、战史研究者鼎力支持。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陶勇的身世写起，至“文化革命”中他被害终卷，写他从一个放牛娃、小长工成长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战将的奥秘，突出了他在各时期的战斗战役中的种种思考和对祖国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西征路上营救李先念部队，奉陈毅之命率部挺进苏北与敌伪顽进行一系列的尖锐、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读来深切感人。作者用凝重的笔触，刻画了他在敌碉堡下义劝顽军，海匪窝中斗智斗勇，淮海战场上率部活捉杜聿明，渡江战役中指挥炮击英舰，建国后潜心建设海军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再现陶勇英勇无畏、才智过人的战将风采。

中共军事人物传记丛书

出版书目

方志敏将军传	张 知著
贺诚将军传	冯彩章 李葆定著
张学思将军传	刘永路 吴国良等著
许继慎将军传	鮑劲夫著
罗炳辉将军传	王辅一著
蔡会文将军传	刘普庆著
谢子长将军传	银 垚著
刘伯坚将军传	陈永久著
陈赓将军传	胥佩兰 郑鹏飞著
周保中将军传	赵素芬著
陈明仁将军传	陈利明著
陶勇将军传	崔向华 陈大鹏著
李聚奎将军传	黄计钧著

目 录

第 一 章	大别山脚下的放牛娃	(1)
第 二 章	浴血西征	(12)
第 三 章	狱中斗争	(33)
第 四 章	“杀了我的头，他也是好人”	(45)
第 五 章	“拼命三郎”	(56)
第 六 章	苏皖支队	(65)
第 七 章	郭村保卫战	(83)
第 八 章	挥戈东进	(107)
第 九 章	黄桥虎将	(119)
第 十 章	烽火英雄	(137)
第十一 章	爱的变奏曲	(165)

第十二章	新四军海防纵队	(179)
第十三章	火烧“竹篱笆”	(201)
第十四章	进军天目山	(232)
第十五章	在伟大的转折中	(254)
第十六章	苏中扬威	(270)
第十七章	在鲁南的日日夜夜	(287)
第十八章	血战孟良崮	(304)
第十九章	鲁南出击	(314)
第二十章	转战豫东	(329)
第二十一章	在淮海战场上	(337)
第二十二章	打过长江去	(363)
第二十三章	和朝鲜人民在一起	(388)
第二十四章	舰队司令员	(400)
第二十五章	将军之死	(438)
后记		(453)

第一章

大别山下的放牛娃

安徽省霍丘县的叶集，是大别山脚下一座热闹的小镇。它位于皖豫边界，交通四通八达。当年，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社”成员中的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四人的故乡都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腊月十五日，一个男孩诞生在叶集周南庄的一个几代雇农的家庭里。他给这个贫穷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欢欣和希望。

男孩的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终年积劳成疾，性情抑郁寡欢。晚年得子，自然给老实巴交的父亲带来了欣慰。他将张家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无限希冀寄托在这个男孩身上。为此，他给小孩取名张道庸，愿他永远平平安安，太太平平。

然而，纵观男孩以后一生叱咤风云的壮烈伟绩，却正与父亲的传统意愿相悖逆，他生在中国革命的萌生期，象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走上了一条为民族、为阶级抗争的坎坷之路。尽管这条路前途未卜，充满艰难险阻，但他仍然坚定不移，义不容辞地不停地探索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的母亲是一个善良而开朗的农家妇女，一生含辛茹苦，为地主家做活。即使几十年后，当他成为一名将军时，

他仍然常常在睡梦中忆起母亲在寒冬腊月为地主家洗衣服而冻得红肿粗大的双手。正是在这双手的抚爱和操劳下，自己才一天天成人。穷人家的孩子虽然常年粗茶淡饭，却长得虎头虎脑，一副庄户人家的憨实模样，母亲慈爱地给小道庸起了乳名叫大头。

他家生活极端贫困，房屋二间，租田三亩，欠债六十串。从七岁开始，道庸就为地主家放牛，挨打受气伴随着他苦难的童年。

一次，周家地主差使小道庸给嫁出门的女儿送一罐腌菜。手捧着圆滚滚的罐子，道庸小心谨慎地走了五六公里路，来到地主女儿的家门口。可当周家女儿接过缸子时，却破口大骂：“穷小子也配给我端东西，以后不许你来。”骂完，她放出一条恶狗，对着小道庸狂吠乱咬一通。

小道庸又气又恼，他攥紧拳头恨恨地想：臭婆娘等着瞧，总有一天穷小子也会出头的！

回到家里，母亲见儿子一脸阴沉，忙问缘由。母亲的问话，勾起了小道庸满腹冤屈，他哭着问母亲：“怎么有钱人的心都是那么狠？”

母亲心疼地搂过八岁的儿子，潸然泪下。当娘的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比什么都更刺痛她的心。

道庸见自己的泪水触痛了母亲的心，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淌眼泪了。即使在外挨打受骂，他也不再向母亲诉苦。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灵深深扎了根。

细心的母亲觉察了儿子倔强的脾气。一次，她看到道庸被狗咬伤回来，唤道：“大头，又受欺负了？”

“妈！”道庸抬头看母亲，认真地问，“穷人世代受苦，这是为什么？”

身患重疾在床的父亲呻吟着说：“忍着吧，古语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兴许大头这辈能有个变化呢。”

蜷缩在草房冰冷的床板上，大头望着窗外的繁星出了神：人间如此不平等！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天天背着书包上学堂，我和道坤姐姐这些穷人的孩子却命里注定要当牛马？

十岁的孩子渴望有人能回答他的疑问，渴望天下的所有穷人，能自由而不被奴役。

这一天，终于被道庸盼来了！

清晨，当遥远的大别山露出一抹熹微的时候，
2 一声清脆的甩鞭响在庄户。

随着鞭声，瘦削的道庸吆喝着牛群直奔大别山。

路面坎坷，春寒料峭。道庸身着补丁叠补丁的衣裤，脚蹬一双厚实实的草鞋。他那一身农户人家的铁皮骨架，在牛群里显得那样单薄瘦小。

牛，三五成群地在山坡上吃草。道庸独自坐下，从怀里掏出离家时母亲匆匆塞给的冷馍，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

天，渐渐大亮。家家户户升起冉冉炊烟。贫苦的雇农们纷纷扛锄拾锨走向田野。不大一会儿，远处传来地主的嚎叫和夹杂着孩子哭声的骚动。

风，从山外刮来，掀翻道庸的破草帽，他全然不觉，痴痴地凝视着蜿蜒起伏的大别山脉。大别山的坚实、沉重，是力量的化身。每次面对它，道庸的内心就产生一股冲动：爬过去，看看山背后是什么世界！

这几年，不断从山那边传来消息，说什么共产党组织了赤卫队是穷人的队伍，分田分地斗土豪，老百姓个个当家做了主人。

啊，”那是一个多么令人迷恋与向往的世界呀。道庸梦想着能有一天飞到山那边，去看看那个世界的奥秘。

道庸在苦难中期待着。

一九二六年秋天的一个黄昏。道庸又被地主逼去做了烧窑工。当他满脸油黑的揩汗站起时，只见远远的，从大别山上走下一个人来。

这人穿着白布褂、蓝粗布裤，一副穷哥们儿打扮。

“你好、小伙子。”来人面含微笑，对十四岁的道庸打着招呼。

“你找哪个呀？”大头好奇地打量着气度不凡的来人，诧异地问。

“就找你！”来人拍拍道庸的肩，打趣道。

“找我？”大头一愣。

“是呀，”来人郑重而肯定地说，“找你这样的受苦人。”

“请问尊姓大名？”

“叫我陈先生好了。”来人看看四周，把大头引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略带神秘地俯耳相告：“想听听山外边的事吗？”

“想哪！”大头冲口而出。他那双黑亮有神的眼睛信赖地仰视着面前三十来岁的陈先生。他做梦也没想到来人正是山那边闹革命的播种人。

两个人促膝交谈。天色不知不觉黑了，可是，一盏明灯却从此照亮了大头的心。

“想过吗？为什么穷人受压迫，受剥削，而地主老财却坐享其成？”陈先生循循善诱，耐心启发道庸。

道庸遇到了久已盼望的革命人，兴致勃勃地听着。

“这是因为枪杆子、印把子都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

陈先生激动地打着手势，“共产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党。闹革命，求解放，就要组织起来，捏成拳头跟坏人干，推翻这个榨穷人油，喝穷人血的旧世界，建立我们穷人自己的天下。”

道庸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寻问着，就象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霖。

“平等、公正、自由、解放……”这一个个新鲜的名词，象春雨灌输到道庸的心田。尽管他目不识丁，但渴望光明，有着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陈先生要告辞了。临走，他握住道庸的手说：“大头，这可是组织的秘密，对家里人暂时不能讲。以后我天天这个时辰来和你碰头，慢慢把穷哥们联合起来，建成农民赤卫队和共青团组织。”

“嗯，我记住了。”道庸认真地点点头。他望着陈先生消失在夜色中蓦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从此，在他单调贫苦的生活中，注入了一股生命的活力。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要为大多数人献身，为创造新社会而努力。

哈！生活从此有了全新的意义！道庸欣喜地高举起拳头，朝着无边无际的黑夜挥舞着，似乎在向旧的世界宣战。

更深入静。房门“吱呀”一声，一条黑影悄然

3 隐进。

“大头，怎么又是深更半夜地回来？”屋里传出母亲忧虑的嗓音。

“妈，又吵醒你了？”道庸迴避不答母亲的问话，轻声地说：“睡吧，没事。”

母亲翻了个身，冲墙里独自说：“从你爹病逝后，家里

就你一个男人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和你姐姐可怎么活哟？”说着母亲哽咽起来。

“妈！”道庸走进母亲床前，劝慰道：“别想伤心事了，你没看我现在已长得结实了，活着象个人样了吗？人生在世就是要争气，为地主当牛马的日子不能再过了。”

“唉！”母亲握住儿子的手叹道：“这些天不安定哩，邻乡三少爷被人砍了。他家的院墙上还出现了共产党的标语。要抓人哩，别让人盯上你们。”

道庸无语，惊诧地望着日渐苍老的母亲。真是母子连心，原以为瞒着母亲的事，竟全让她觉察到了。道庸为母亲掖被角，准备退出。母亲又柔和地说了句：“灶上给你留着两块红薯呢，就着酱辣椒吃饱了再困。”

“哎！”道庸欣喜地奔到灶上，抓起热乎乎的红薯，心里暖和的。

道庸斜靠在床沿，边吃边遥望着窗外那弯钩似的下弦月，陷入思索之中。自从陈先生来了以后，庄子内外发生了多少变化啊！穷苦人有了精神支柱。道庸是陈先生发展的第一名共青团员。他们夜夜一起去找穷哥们谈话，秘密组建了农民赤卫队，上夜课、贴标语、唱革命歌曲、杀恶霸地主。不满十五岁的道庸当上了农民赤卫队队长，穷哥们老鲍当上了指导员。白天，他们依然装模作样给地主干活，夜晚则成了他们活动的天下。

不久前，当土地革命高潮席卷到家乡霍丘县时，道庸曾率领农民赤卫队跑到叶集上看斗争大地主胡培善。那震撼人心的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要翻身求解放，只有拿起枪杆子，不怕流血牺牲。

大头永远忘不了那一夜……

一支手持钢刀、铁锹的队伍，在如墨的黑夜包围了一座地主庄园。

当道庸和老鲍将恶霸地主五花大绑押到陈先生面前时，道庸问：“把他怎么处置？扔河里吧！”

“不！”陈先生从身上抽出一把大刀，交到道庸手上：“这家伙恶贯满盈，杀了他的头示众。”

“好！”道庸接刀在手，不假思索地回答。可这毕竟是第一次杀人，大头腿发软，手发抖，大颗的汗珠滚下额头。

“怕吗？”老鲍低语，“让我来！”

“不，我行！”倔强的大头回绝了比自己年长些的老鲍，咬了咬牙，心想：大头啊、大头，要革命就要开杀戒。这个坏蛋杀了多少百姓，不杀他，天理不容！

道庸心一横，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大刀只砍进地主脖颈的一半，地主杀猪般嚎叫起来。

“杀了他！”

“杀了他！”

农民自卫队员在为大头鼓劲。

道庸脑海中瞬间闪过以往生活中的种种屈辱：地主的鞭打，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忍气吞声，吃不饱，穿不暖，遭地主女儿白眼等等无数个以泪洗面的日子。……

“咔嚓”又是一下。

道庸使出全身气力，地主脑袋顿时落了地。

“好啊！农民赤卫队万岁！”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地主！”

众人欢呼着，簇拥起张道庸。他的脸上浮现出坚定自信的表情。

“道庸！”陈先生将血淋淋的刀刃擦拭干净，郑重地说